

西班牙古典名著

维森特·埃斯皮内尔 著

侍从历险记



外文出版社

侍从历险记

维·埃斯皮内尔 著

李 德 明 译

—
外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侍从历险记 / (西班牙) 埃斯皮内尔著; 李德明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ISBN 7-119-01995-3

I. 侍... II. ①埃...②李...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中世纪
IV. I55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280 号

外文出版社网址:

<http://www.flp.com.cn>

外文出版社电子信箱:

info@flp.com.cn

sales@flp.com.cn

侍从历险记

作 者 维森特·埃斯皮内尔(西班牙)

译 者 李德明

责任编辑 张 林

封面设计 王 志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320579(总编室)

(010)68329514/68327211(推广发行部)

印 刷 通县大中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外文书店

开 本 大 32 开(140×203 毫米)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印 张 9.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装

书 号 ISBN 7-119-01995-3/I·446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 序

维森特·埃斯皮内尔（1556—1614）是西班牙古典作家和流浪汉小说大师。他的家乡在西班牙南方的隆达。父亲佛朗西斯科·戈麦斯·埃斯皮内尔和母亲胡安娜·马丁生平情况不详。

维森特·埃斯皮内尔于 1570 年和 1571—1572 年间在萨拉曼卡大学求学，攻读文学和哲学。他在 1572 年至 1583 年的生活、活动情况，由于缺乏史料，已经难以考证。但据恩特兰巴沙瓜斯^①推断，这期间他在马德里创办了“文学研修所”，与著名戏剧家维加交往甚多。有评论家称维森特·埃斯皮内尔的生活比较动荡，到过许多地方。1574 年，曾在佩德罗·门内德斯·阿维列斯^②于桑坦德创建的海军服役，给莱莫斯伯爵^③做过侍从，在梅迪纳·希多尼亚公爵^④的卫队供过职。

1584 年以后，他移居马德里，积极从事文学活动。1587 年，在马拉加主教的荐举下，获得一个俸薪圣职。4 年之后，出任神父。但他对圣职并不十分感兴趣，又受到无端指责，从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文学创作中来。1599 年以后，他经常有诗作发表，成为马德里“文学之家”、“文学俱乐部”、“文学研修所”的最有名人物之一。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灿烂之星维加^⑤、克维多^⑥、塞万提斯^⑦都是他的好友。

^① 恩特兰巴沙瓜斯（1904— ），西班牙大学教授，“黄金时代”文学史专家。

^② 佩德罗·门内德斯·阿维列斯（1519—1574），西班牙军人、航海家。曾任古巴总督。

^③ 这里指费尔南多斯·德·卡斯特罗（1565—1632），贵族出身，曾任那不勒斯总督。

^④ 这里指阿隆·佩雷斯·德·库斯曼（1540—1615），西班牙海军将领。

^⑤ 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抒情诗人。

^⑥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⑦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

他的诗作收集在《抒情诗选》里。西班牙文学史“黄金时代”流行的各种体裁、风格的抒情诗，他都写得惟妙惟肖，短诗、颂歌、牧歌、十四行诗、十行诗、八行诗均有杰作问世，其中十行诗为他首创，文学史上称“埃斯皮内尔十行诗”。

他在音乐上也颇有造诣，甚至有人断定，被称为17世纪“西班牙吉他”的五弦琴是他发明的。

维森特·埃斯皮内尔的主要作品，也是成名之作，无疑是流浪汉小说《侍从历险记》。

这部以自传体形式创作的小说首版发行于1616年。全书由三部组成，每部又分成20左右个章节。各部开始都冠以一个“引子”。全书首尾呼应，故事以“主人公”对一位隐士讲述自己身世和遭遇而展开。小说情节发展的舞台集中在西班牙的隆达、塞维利亚、桑坦德和马德里，非洲的阿尔及尔，地中海一些岛屿，意大利的米兰和威尼斯，以及新大陆的南部地域。“主人公”生动地讲述了发生在各地的惊险（有时有惊无险）事件和他与其他人的危难，如：客栈骗局，异乡受难，逃避巨蛇，设妙计逃脱吉卜赛人纠缠，瘟疫中逃生，饶舌者之旅，美人计，斩鹅比赛，棺材风波，双头怪蛇，病马事件，牛肚晚餐，幽灵闹剧，妓女行骗，鸩鸟破案，奴隶生活，汪洋独舟，巨人世界，骷髅梯子，山洞之囚……“主人公”每次身置逆境时，都表现得勇敢、机智、忍耐、坚韧；嘲弄邪恶势力，惩罚不公；仁慈、友善地对待好人。打抱不平，惩恶扬善，是他做人的准则之一。在跳跃式的情节中，有不少段落涉及了多种素材：音乐、医学、道德、风俗、宗教、人情、地貌。小说中的人物身世各异：国王、大臣、总督、贵族、绅士、官员、将领、士兵、平民、仆人、奴隶、商贩、医生、巫师、水手、贵妇、淑女、贤妻、妓女、海盗、土匪……有些素材是“主人公”或者说作者本人经常涉足的领域，有些人物是他的挚友。情节中，不乏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

《侍从历险记》是一部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作品。

值得指出的是，某些段落和情节可以看作是“小说中的小说”，能独立成篇。如萨格雷多夫妇的逃生，“主人公”阿尔及尔被俘做奴，意大利阿乌利奥夫妇的曲折姻缘，麦哲伦海峡探险，等等。这些篇章写得绘声绘色，妙笔生花，实为难得的短篇小说。

另一点是“主人公”对某些事件的评说，表明他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他借题发挥，劝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如何面对人生，如何做人，不虚度年华。不少观点（当然，不是全部）至今仍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侍从历险记》获得了巨大成功。1616年后在近4个世纪的时间里，屡屡再版、发行。它还被译成法文（1628）、英文（1816）、德文（1913）等文字。《侍从历险记》与西班牙文学史上的另外三部作品《小癞子》（又译《瞎子领路人》）、《骗子外传》和《流浪汉库斯曼》并称为流浪汉体裁小说的四大名著。它的主人公马尔克斯·德·奥勃雷贡同那三部作品中的拉撒路、巴勃罗、库斯曼已经成了西班牙人民世代传颂的“历史人物”。

李 德 明

2000年1月

第一部

我把这篇有关我生活经历的冗长演说，或者说有关我艰难历程的概述奉献在世人面前，本意在于给年轻人以教益，而不是为了说明我的老年生活多么多么安逸。不过，我的主要目的是想稍稍减轻压在您、主教大人^①肩上的担子，而其中我有个颇为重要的秘而不宣的念头，即过去和现在都想通过我的遭遇和挫折告诫贫苦的或不十分富裕的侍从们，要特别注意战胜世间的千难万险，勇敢面对天意和命运制造的危难，以便维护我们的荣誉、声名以及上帝赐予的宝贵生命，不辜负他的恩德，观察和赞颂天地万物的变异、星斗周而复始的运转、物质的形成和发展，真正认识造物主的威力。我已经到了晚年，身心衰老，精力枯竭，有幸住在京城马德里的圣卡塔利娜·德·多纳多斯医院^②里。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幸福，利用接受滴剂的间歇，把我的生活经历讲述出来，力求简括准确，首先使其符合我的身世和天性，其次要履行上帝使其得到洗礼机会的人都应该履行的那种义务，那是一种宗教礼仪，从宇宙诞生之日到结束之时都要不折不扣遵从的。但愿得到上帝的慷慨帮助，我将竭尽全力使这篇演说的风格适合常人的口味，同时使有特殊要求的人物又不感到厌倦。就是说，我写的这部作品不因乏味而被当作废纸，也不因为可笑而受到指责。只要体力能够支持，我就让读者得到乐趣和教益，保证把故事写得真切、感人。我这样做与其说让它结出果子，以维持生计和保重身体，毋宁说开辟一块赏心悦目的绿地，生出一朵芳香扑鼻的鲜花来，然后让那颗果子长得肥美、香甜，吃起来既可口又能获得营养；再进一步，使这个品种长久保存下去。我要像名医那样

^① 这里指的是西班牙托莱多的大教堂贝尔纳多·德·桑多瓦尔·罗哈斯。

^② 该医院创建于1460年，专门收养年老体弱、无力维生的德高望重的人士。

去做，不下车伊始乱用各种烈性草药，而是首先用温性糖浆控制病人的“乌茂尔”^①，然后施以泻剂，清除污物，洁净全身。利用医生和药物作比喻是尽人皆知的，且通俗易懂，可以信手拈来，况且我又有用巫术行医的天赋，利用它如同我的职业一样。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许和夸奖，并且获取了现在这个职位、一大串念珠、水獭手套、眼镜——与其说是给人戴的眼镜，毋宁说是给牲口戴的眼罩，还有一些显示我身份的东西。我的名声是那样大，京城及其周围村镇的普通居民都把害有眼病的孩子，身染微恙或头部、身体其它部位有伤痕或病痛的使女送到我这儿来，希望我治愈，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对这些人都给以热情、精心的治疗，大部分病人挣脱了死神的魔爪。我的声名大振，因为死去的人不能讲话，治愈的人对我赞不绝口，尽管他们的病有可能复发。不过，对我祝福最多的人是我为其治了眼病的人，因为他们或者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家境贫寒，缺衣少食。我给他们服用烟灰、铜锈、植物和矿物合成的药物，又加上我双手灵巧，治疗五六次便给他们找到了谋生的职业^②，从而用诚实劳动去谋生，用不是以阅读方式学得的许多虔诚祷词赞颂上帝和他的神圣。

—

不久前的一天，我正用眼睛谦恭地望着天花板，表情镇静、严肃，随即把一块雪白的手帕放在病人耳朵上，又把手放上去，低声念诵巫师咒语，这时，一个宫廷侍臣走过来说：

“我对这些骗人行径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我没有说什么，继续严肃认真地念诵着。我快结束时，伙

^① 在西班牙语中，这个词含有“怒、悲、痰、血”4种意思。

^② 意为病人变成了瞎子。

计对我说：

“那个宫廷侍臣说你是骗子，听见没有？”

“他不是和我讲话，”我说，“不是直接对我讲话，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别理他！”

我这样说，是为了说服那样一些人，他们或者因为经验不足，或者生性怯懦，听了逆耳的话就觉得不舒服。那些人的话并没有恶意，也不表明他们胆子多么大。其实，那是诚实、善良人的一种无知表现。我没有必要去听，也不认为是污辱我，尽管他们有这种意图，因为他们不随随便便和我说话。这些人开枪射击，如同在猎枪里装上火药，而没有子弹一样，用枪声吓唬猎物，只此而已。侮辱性的语言如果不是面面对你讲出来，何必理睬呢？听到这类话，一定保持镇静，尽量不放在心上，认真考虑一下是不是有意侮辱，如同堂加夫列尔·萨帕塔^①做的那样。此人是一位骑士，宫廷侍臣，脾气极好。一天，早晨6点钟，前一天晚上同他谈话的绅士给他送来一封决斗书，仆人觉得事情严重，便叫醒他。他看过决斗书，对来者说：

“告诉你的主人，就说是我说的，和我关系重大的事情，我都愿意参与。但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中午12点才起床。他如果想杀死我，为什么让我起得这么早呀？”

他翻了个身，又睡了过去。尽管他后来作为一位伟大的骑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人们认为他那样回答是十分审慎的。

堂费尔南多·德·托莱多^②那小子搞了不少小小的恶作剧，人们曾经叫他无赖。他从佛兰德^③——他在那里是个勇敢的士兵，并且担任过战地事务官——乘船返回巴塞罗那时，好多军官前簇

^① 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② 系阿尔瓦公爵堂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1508—1582）的私生子。堂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执政期间，屡立战功，是位名将。

^③ 佛兰德是古代欧洲的一块伯爵领地，位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国交界处，一度被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占领。

后拥着。岸边有两个无赖看见他以后，其中一个小声说：

“这个就是流氓堂费尔南多。”

说话声音很低，但堂费尔南多可能听见了。他转过身去。对那个人说：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

那个无赖回答说：

“因为我这么小声说话，你都听见了，而且一点儿也不感到羞愧。”

堂费尔南多笑得要死，说：

“你太高抬我了。这么说，我和你从事同样受人尊重的职业了，只不过你把我看作首领罢了。”

所以，就是对那些当面对我们说侮辱话的人，我们也应该设法把“毒素”化解掉，笑迎暴怒，善待恶意，宽容诽谤。如果说一个人想方设法弄清楚剑的走势，整圆形还是半圆形，重刺还是轻挡，进攻还是防守，并且坚持训练直至成为娴熟的击剑手，不被他人杀伤，为什么不练练另外的功夫，即不让可怕的事情出现？这功夫就是耐心。两个怒不可遏的人拔出寒光闪闪的宝剑，相对而击，要么刺伤对方，要么退出逃离，这种一向被看作可悲的事情，世界各国都时有发生。如果一个人不必付出那么多劳动和时间就可以养成耐性的话，抑制野兽般的暴怒、权贵的霸道、猛将的凶残、高傲而没有教养人的无礼，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愚蠢举动，为什么不努力获得这种功夫，而去练另外一种功夫？在意大利，人们说耐心是怯懦者和懒汉的佳肴。他们那是把耐心理解为恶习了，把耐心用在吃喝玩乐上，承受许多难以想象的后果。而这里说的耐心是指擦净宝剑、养性修身、保证生命安全、心情平静、身体康健，教诲一个人不要把不是侮辱的东西、根本没有侮辱含义的东西看作侮辱。有了这种可贵品格，就能学会如何对付隐蔽的侮辱，对付公开的侮辱，能学会对付背后的议论。许多

人都有背后议论他人的毛病。如果被议论的人不善于忍耐，或者不想忍耐，就会觉得这种来自暗处的中伤如同面部被重重地砍了一刀，仿佛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无论怎样循规蹈矩，当他不在场时就被议论和中伤。事情已经过去好久了，我现在把给世界上脾气最暴躁的人当侍从时发生的事讲出来，顺便把这一点提一提。我吃了那么多苦头之后，到了老年又一无所有，而且为了不被当作流浪汉抓起来，不得不求助一位朋友。他是教学乐师——乐师们虽然不了解自己，但对他们以外的事却了如指掌，把我介绍给一对医生夫妇做侍从和仆人。这两位主人在虚荣心上十分相似。都想表现得勇敢些，打扮得英俊些，意在得到众人的夸耀。这可苦了我，现在我把自己的遭遇讲给读者听一听。

二

这位大夫的名字叫萨格雷多，人很年轻，颇有才智，讲起话来像个疯子，比面包房老板的家犬还容易发怒、生气，自负自爱。为了不失去两幢而实为一幢房子，同和他一样身世的女人结了婚。这女人年轻漂亮，高个儿，细腰，苗条但不瘦削，胸背笔直，动作典雅，眼睛又黑又大，长睫毛，栗色头发近似金黄，性格活泼，有些高傲，虚荣而自负。

大夫把我叫到他家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牲口棚里拴着一头骡子。棚子刚好容纳下这头骡子，它如果长出两只翅膀的话，就只得露宿街头了。我们走上一条小楼梯，来到客厅里。他的夫人——名字叫堂娜梅吉利娜·德·阿依瓦尔——坐在那儿。我饶有兴趣地看了她一眼。我老了，无论从理智还是从年龄上讲，都不该有那种非分的想法。她很美，无论从哪个角度端详，那种美貌都使人感到赏心悦目。大夫说：

“你已经看到了你将要伺候的人，她是我的妻子。”

我对他说：

“真的，如此典雅的贵妇，当然该有个好丈夫了。”

她，一个漂亮但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这样回答，不，应该说这样问我：

“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夫人，”我说，“您应该知道，我把您称作典雅^①的贵妇，并不是说您不是基督徒，而是说您身材好，体型美。”

“我知道，”她说，“我的意思是，我不喜欢别人奉承我。”

“她是世界上最忠厚的人，”丈夫说，“你要仔细伺候她，在工钱上我不会亏待你。”

房子很大，但家什、器皿摆设得很拥挤。十分窄小的窗台上摆着一面大镜子，还放着烧瓶、盒子什么的。屋角那里，重剑、轻剑都堆放在一起，还有匕首、白刃击剑、胸盾等。大夫对我说：

“你看我的武器库怎么样？要看好，那把剑在阿尔卡拉是数一数二的呀！”

“我在看书架，我喜欢读书。”

“这是医学书籍，有加利诺^②的，有阿维塞纳^③的。我这里，开刃宝剑和未开刃宝剑都有。在阿尔卡拉，任何人都不能和我比试高低。谁要和我作对，我这双手可对他不客气。”

“这么说，”我说，“您学的本领，与其说是治病，毋宁说是杀人了。”

“我学的东西，和其他医生是一样的，”他说，“我刚刚走出校门，书都念累了。我是学医的，当然应该有些医学书籍呀。好了，别说这个了，快陪女主人做弥撒去，时候不早了。”

① 在西班牙语中，“典雅”这个词也有“异教徒”之意。

② 加利诺（132—201），希腊医生。

③ 阿维塞纳（980—1037），阿拉伯医生。

我的女主人堂娜梅吉利娜披上斗篷，我带上她，或者说陪着地向圣安德烈斯教堂走去。我的主人夫妇住在摩尔人老区。路上，碰到许多人，大家微笑着问候她，可她很冷漠，使那些人大为扫兴。我对女主人说：

“夫人，您那样冷漠，还不如做出贵夫人的样子，不理他们呢。您不讲话，他们敢说您什么吗？”

“我这个女人呀，”她说，“谁都敬我三分。”

如果有谁说她漂亮，她则这样回答：

“他呀，是个漂亮的大傻瓜。”

一天，一个小伙子露出并非冷漠的表情，对她说：

“我床上的跳蚤都成堆了。”

她听了以后，顺口说道：

“那床上一定睡头脏猪。”

她是那样没有礼貌、粗鄙，所有人都对她的答话感到愤怒，而她对我的斥责则表示不满。圣安德烈斯教堂有位神父，虽然身体瘦小，但很有魄力，我对他比较熟悉。他很讲究衣着，总是穿一身白色法衣。对此，我的女主人对他说过，别总到外边去主持葬礼。他呢，这样反驳说：

“屎壳螂也跑来凑热闹！”

她很生气。真的，她对什么事都冷嘲热讽。我不知多少次劝说她不要那么自负。有一次，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心里的想法一古脑儿地对她倾诉出来。她对自己的看法很自信，但我很想看看是否能用我的话修正她。我是这样说的：

“您是世界上最不会利用自己姿色的女人。您本来可以得到世人的爱慕和称颂，却愿意被人们唾弃。把美貌、温存、甜蜜、柔情挂在嘴边，但时而搀进傲慢和恼恨的人，最后将把爱变成恨。上帝赐予的美貌应该拥有同心灵相适应的东西。如果二者不相适应，就说明这个人缺乏理智，辜负了上帝的恩惠。不珍惜自

己的美貌，犹如在一孔清泉中饲养一条毒蛇，又酷似字迹漂亮的推荐信，打开以后竟然跑出个魔鬼来。难道世界上有人愿意被唾弃，愿意不受尊敬？不会，不会有这种人。一个人如果有被人爱、被人尊敬的地方，他为什么愿意被人唾弃、被人蔑视呢？难道美貌一定要由自负伴随着，让无知抹去光彩，被疯癫保护着？您每次照镜子时，为什么不努力让内心像外表一样美丽？我想提醒您，命运和上帝常常那样无情惩罚自负的人，就像大山被夷平，高塔被推倒一样。在世界上，过去和现在，每天不知有多少美女成为不幸和灾祸的牺牲品，究其原因都是由于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缺乏理智。不管美貌被人爱得多么久远，总有凋谢的一天，鲜花盛开时节得到的荣誉和真情也将付之东流。在当今世风低下的世界上，谁也不会在乎你曾经拥有过什么，而是会因为你现在拥有什么才温情对待你的。难道有那样一种美貌，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凋谢？难道有那样一种自负，不把人搞得身败名裂？难道有那样一种自我欣赏，不受到各种厄运的惩罚？对女人来说，如同有舞蹈老师一样，也应该有启蒙老师；如同教给她们如何舞动身体一样，也应该教给她们保持心灵永远纯洁。我是过来人，我对您说的，或者说规劝的，都是经验之谈，为您指出一条人生之路。您应该注意，不要因为自负、自我欣赏而遭受惩罚。”

那一次，我还说了好多别的话。以后，我天天讲，可是她一直固执己见。谁不倾听规劝，不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顽固坚持自己的看法，必然有人教训他。我的女主人堂娜梅吉利娜也是这样，她我行我素，而时间就是刽子手。事情是这样的：

有个小伙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来看我。他是理发师，我认识他好久了，有一副好嗓子。他总随身带着吉他，坐在门前弹上一两支曲子，我伴着他粗声粗气地哼唱几句。我们两个人配合得还算好，一个弹奏，一个哼唱，哪能配合不好呢，他有时也唱两句。邻居们都跑来洗耳恭听。那个小伙子一刻不停地弹奏吉他。他这

样做与其说表明自己知识广博，毋宁说用那种动作自我挠痒，因为他腕部的癩疮十分严重。

我的女主人总是坐在走廊里，听吉他和歌声。大夫呢，每次出诊回来，已经精疲力竭，对音乐声不感兴趣，也没有发现妻子在聚精会神地听那声音。小伙子每天都来弹唱，如果有时不来，我的女主人一定问起他，并且露出那样的表情，说明她对小伙子的歌声十分喜爱。她对他的歌声竟然喜爱到那种程度，他每提高一度声音，她就将身体下降“一度”，就是说走下一道台阶，往门口走近一步，要在更近的地方听到歌声。室内音乐越轻柔、甜蜜，越没有嘈杂声。耳朵是最好的评判者，它离得越近，越能更好地评判钻进心灵深处的乐声、歌声。一次，那个小伙子有五六个晚上没有来，可能在服用什么药物治疗癩疮。有些东西很平常，但是没有它，却觉得缺了什么似的。我的女主人每天晚上都问起他，我只是出于礼貌，而不是因为他来还是不来，才这样回答的：

“夫人，这个小伙子是理发师，得干活呀，不可能每天都有空闲时间。再说，他有癩疮，也得治呀！”

“你在说些什么呀？”她说，“莫非要污蔑他，要除掉他？……小伙子……理发师……癩疮……确实有人患着你说的那种脏病，但还是有人喜欢的。”

“当然有这种人了，”我说，“那个可怜的小伙子很穷，让他干什么，他会干什么的。还有，我不知多少次从自己的饭菜中留出一点来给他，他并不是每个晚上都能吃上饭的呀！”

“这种善举，我也能做。”

从那以后，小伙子每天晚上只要来，她都给一些好吃的。一天晚上，他一走进来，一边叫苦不迭，说不知谁从窗户往他身上扔了好多脏东西。我的女主人听到他的喊声，立刻跑到走廊里，她又来到院子里，看到小伙子还在擦脸，便怜悯地帮助他，并且在他身上洒了点香精，破口大骂干这种缺德事的人。

我的女主人堂娜梅吉利娜既气恼又痛心，我真没想到她会那样。她夸奖小伙子有耐心，大骂往他身上扔脏东西的人。我不由地问她，那人没有看见，不是有意的，为什么那样大动干戈。她对我回答说：

“欺侮这样的小伙子，这样一只温存的鸽子，这样一个谦恭、温顺的年轻人，对他干出如此险恶的事来都不知道叫苦，我难道不该有反应吗？干这种事的人，如果是男人，一定是对他报复；如果是女人，一定是讨好他。”

“夫人，”我说，“这事也奇了！冷漠为什么骤然变成温存了？您从什么时候一下子变得这么怜悯？您从什么时候一下子变得这么富有感情？您从什么时候一下子变得这么温柔、多情？”

“从你到我家以后，”她回答说，“你把这种毒剂藏在了吉他里，自从你斥责我高傲，自从我发现自己野蛮、粗鄙，就设法改正了。最后，终于从那样一种人变成这样一种人，从粗鄙、高傲变得温顺、多情；从冷漠、无情变得心慈、手软；从易怒、傲慢变得谦恭、温柔；从自负、目中无人变得顺从、服贴。”

“我好可怜呀，”我说，“我身上要承受这么重的担子呀！您身上的病症，或者说您本人的好恶，和我有什么关系呀？谁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呀？谁能预言事情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发展呀？过错都在我身上，为了避免灾祸，避免灾祸发展，要么不让小伙子再到这儿来，要么我立刻离开这个家。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发生了我没有料到的事情，只有铲除这些原因，事情才能恢复本来状况。”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她说，“我的心灵之父。如果说我的意志有什么变化的话，那是我的过错。我做事、说话有时不注意，你不要生气，但愿以后你看不到我做出这种事情来。你如果想让我生活幸福，保护我的声名，那就别离开我的家。不然，我肯定会做出有损于我声誉的事情来。我不希望你丢弃我，不愿意